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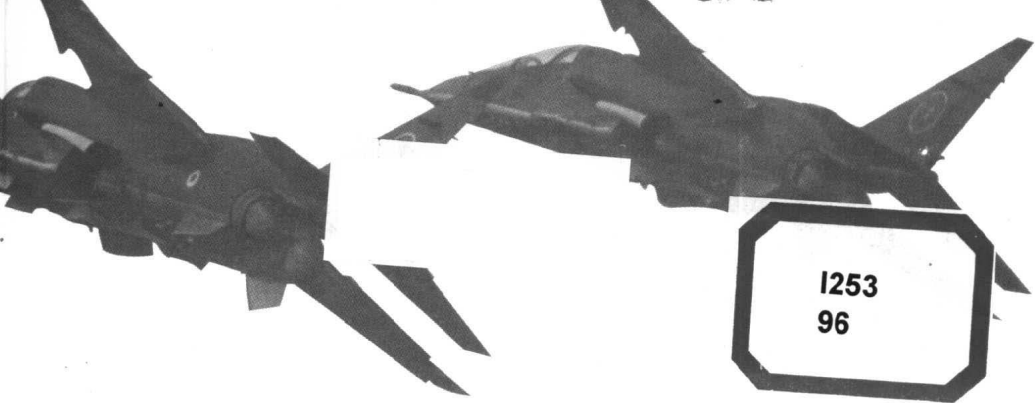


我在北约机翼下

追逐巡航导弹

顾玉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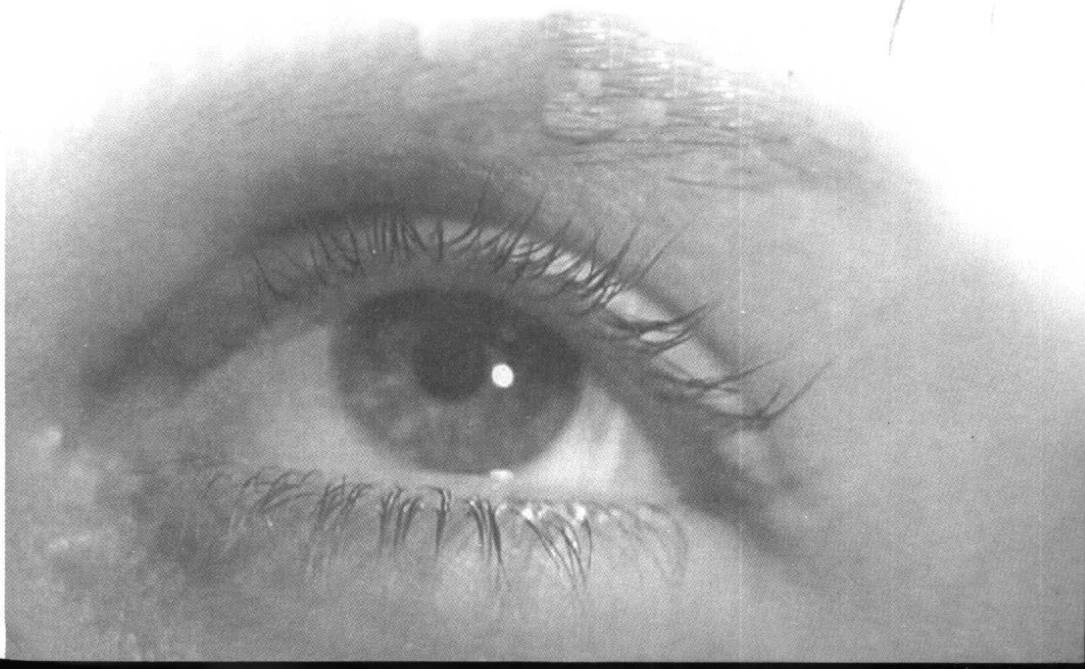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在北约机翼下 追逐巡航导弹

顾玉龙 著

BR28/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北约机翼下追逐巡航导弹/顾玉龙著.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5396-2176-1

I.我… II.顾…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585 号

我在北约机翼下追逐巡航导弹

顾玉龙 著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 编: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75

插 页:2

字 数:320,000 千字

印 数:8000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176-1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不戴钢盔作秀,不穿防弹衣护身,
本书叙述中国的战地电视记者
在南联盟前线
举着采访话筒
追逐北约巡航导弹那惊心动魄的故事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说：
“中央电视台关于科索沃危机的报
道很好，尤其是前线记者顾玉龙的
报道饱含深情。”

——摘自 1999 年 4 月 5 日中
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从北京打往
贝尔格莱德的电话记录

序 言

白马非马 玉龙是龙

武晋先

顾玉龙是我台驻布鲁塞尔记者站的首席记者，他是我十几年的新闻同事。过去他在《新闻联播》的节目的标版中化名“白马”，他说，“白马”一词取自古语“七尺为马，八尺为龙”，因为自己人高马大，所以信手拈来，冠以“白马”。我曾戏称他为“白马王子”。那时他尚未有钟情女子，白马也不识伯乐，只是独善其身罢了。谁知白马过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当西方新闻界的黑马们在南联盟纷纷落马时，我们的白马却从荧屏中冲向了世界。在他经受了北约导弹从一万八千英尺高度的空中冲向地面洗礼时，我才从电视屏幕中透过科索沃硝烟弥漫的战火，终于看清了他的真实的本来面目：白马非马，玉龙是龙。想不到这屈居荧屏深处的小白马还竟然是一条叱咤风云的小白龙。

白马自称不是白马王子，是个老实人。他曾想做一个坚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但是北约的导弹会洗脑，是凶狠的爆炸声给他上了一堂堂生动的课，使他的思想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在南联盟血与火的考验中，在科索沃那生与死的战场上，在多瑙河上那桥断路绝的情况下，老顾毅然决定通过传真机向党组织庄严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实现了火线入党的愿望。

是龙是虫，导弹检验，顾玉龙还真是一条龙。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说过一句格言：“愤怒出诗人。”老顾有幸被这句至理名言所言中，并应了验。老顾从不写诗，但他被

北约导弹的偷袭所激怒，怒火心中烧，终于举起了手中愤怒的笔，写下了平生以来所写的第一首诗《拥抱巡航导弹》。于是，他拿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用手中的话筒去追逐北约的巡航导弹，就像国歌中所唱的那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话筒冒出的怒吼声，把几亿中国人看得如醉如痴，收视率也节节提高。过去人们非常痛恨有偿新闻，曾放出切齿之声说：“防火、防盗、防记者。”记者一度成了三害之一。是马能跑，是龙会飞，老顾在战火中飞身迅跑，报道频频，很有一股老马精神。老顾及其战友用自己出生入死的英雄壮举给记者恢复了名誉，使中国记者在国际上名声大振。

有道是“自古女好男勇”，老顾的英勇行为被有心人看在眼里，收在心底。我们曾经接到观众电话，询问顾玉龙结婚没有。据报纸透露，有些纯情少女还向报社投去了给这位白马王子的信桃。

兵家的哲理是“最危险处最安全”，老顾想拥抱巡航导弹的气势把导弹也镇住了，他往哪里巡航，导弹就要改航。为了老顾的安全，让其住使馆地下室，可是老顾犹豫了一下，去晚了一点，导弹抢先一步把地下室给炸了一个大坑，差点和老顾拥抱。老顾是福星，命真大。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顾因此一举三得：一是在南联盟火线入党，二是在北京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三是有关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一等奖。老顾十几年写了二十多篇业务研究文章，不仅提高了素质，而且锤炼了思想。因此他在关键时刻才冲得上，打得赢，干起活来才如马似龙。

有人写了个《戏说乾隆》，我想给他续段《诗话玉龙》：

诗话玉龙

回顾烽火三月天，玉龙沙场气不凡。
手持话筒访飞弹，肩扛镜头慰伤残。
笑不隐形深坑前，谈不改色断桥边。
穿梭火线织雄辩，敢吻导弹威名传。

目 录

序 言	白马非马 玉龙是龙	武晋先
第一章	冰山上的来客	1
第二章	被豺狼围困的城堡	7
第三章	从和平使者到“战地记者”	12
第四章	最后通牒	18
第五章	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23
第六章	南斯拉夫的“泰坦尼克”号	30
第七章	我掐到了北约空袭南联盟的脉搏	36
第八章	北约使电视时代倒退了数十年	41
第九章	谁来拯救南斯拉夫?	48
第十章	等待撞击冰山的一刹那	52
第十一章	北约,向我开炮!	59
第十二章	如此“逼供”	66
第十三章	南联盟驱逐西方记者,我仰天长啸:此乃天助 我也!	69
第十四章	变脸	75
第十五章	天塌下来就让我一个人顶着吧!	81

第十六章	大出风头	87
第十七章	盲人瞎马 夜半深池	95
第十八章	“龙王”在午夜被擒记	101
第十九章	CCTV 战地记者在为北约导弹引航?	109
第二十章	出色的记者 出色的演员	120
第二十一章	跳上反战舞台 在万众面前煽情	127
第二十二章	香烟、美女救“英雄”	136
第二十三章	申请火线入党	144
第二十四章	要求和许杏虎等同住中国大使馆	154
第二十五章	不拿钢盔作“道具”	158
第二十六章	跳进弹坑	167
第二十七章	领取通向地狱的入门证	177
第二十八章	优待俘虏也优待 CCTV	184
第二十九章	老桥与老光棍	191
第三十章	我们成了新闻人物	203
第三十一章	追逐巡航导弹	208
第三十二章	李岚清说:顾玉龙的报道饱含深情	218
第三十三章	老勃班是南联盟特工?	223
第三十四章	挑逗中国蛮牛	229
第三十五章	碧血黄沙	235
第三十六章	“你是中国最优秀的电视记者”	248
第三十七章	“中国,快给我们导弹!”	255
第三十八章	舍生迎战友	264
第三十九章	“顾先生将是我们南联盟驱逐的第 50 位外国记者”	275
第四十章	“美国人就怕我瓦尔特的老拳”	288
第四十一章	我享受了一次大主教待遇	297

第四十二章	开辟第二战场	302
第四十三章	“人道主义”毒气	306
第四十四章	没有心肝的“梦中情人”	312
第四十五章	水晶,你还活着吗?!	319
第四十六章	“王子”蒙难	325
第四十七章	战地诗歌朗诵会	329
第四十八章	告别贝尔格莱德	337
第四十九章	空袭后遗症	341
第五十章	拦截北约发言人谢伊	346
第五十一章	我向中国驻欧盟大使交代后事	354
第五十二章	开弓没有回头箭	359
第五十三章	杀个回马枪	364
第五十四章	我们已经无路可逃	369
第五十五章	最后的疯狂	374
第五十六章	上级下达了撤离的死命令	380
第五十七章	胜利大“逃亡”	384
第五十八章	重返贝尔格莱德	389
第五十九章	追寻俄罗斯“神兵”	391
第六十章	老米,我真不希望与你在海牙相见	399
第六十一章	在烈士牺牲的废墟前宣誓	406
第六十二章	衣锦还乡	412
第六十三章	英雄本色	418
后 记		425

第一章

冰山上的来客

1999年1月28日，瑞士达沃斯

这一天，第29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正在瑞士东部山城达沃斯举行，冰天雪地之中代表们正在讨论一个全世界都感到热门的话题——经济全球化。

晚上8点，达沃斯论坛开幕，会议主席施瓦布先生晃动着他那聪明绝顶的大脑门向台下两千多位同样绝顶聪明的人士指引经济全球化的美好前景：只有经济全球化才能确保人类有能力驾驭这样一个世界……

我在与大会议厅一墙之隔的新闻中心一边收看会议开幕式的实况电视转播，一边上网浏览新闻并调阅大会主席施瓦布教授发言的文字稿。这时，网上一条来自我们记者站所在地城市布鲁塞尔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途中访问了北约总部，他在28日警告说，数以万计的人正在科索沃经受恐惧和暴力的侵扰，而人们在科索沃问题上正在临近别无选择的极限。安南说，波黑的教训告诉人们，当所有和平手段都不能奏效时，就只剩下动武了。目前人们在科索沃正再次临近这种别无选择的极限。

顾玉龙·CCTV

这时从会场里传出一片掌声，下一个作大会主持发言的是德国总统赫尔佐克，他说：“强调全球责任应从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正义着眼，在解决目前世界各类危机时，要加强地区合作，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稀哩哗啦的掌声再次传出敞开着的会场大门。

因特网上路透社的又一条新闻进入了我的视线：

今天，北约发出警告，敦促南联盟科索沃冲突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开始就政治解决危机举行谈判，否则北约将进行武力干预。北约称，现已做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冲突进行军事干预的准备，即将参加空中打击的北约飞机已经部署完毕。

我知道，北约于1998年10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情况下，独自做出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的决定。此后，虽然北约中止了空袭行动，但仍维持了命令的有效性，以便随时可以进行空袭。

同一个屋檐下，一块屏幕上含情脉脉，婉转动听，而另一块屏幕上却磨刀霍霍，杀气腾腾，那些赤裸裸的威胁岂不正是对达沃斯论坛所谓“负责任的全球化”主题一个莫大的讽刺吗？

达沃斯地处大山深处，每到冬天，平均有30天是雪天，今年又是遇到了30年来最大的一次降雪。会议第一天，就因为大雪封山，达沃斯警察封锁了所有公路，连铁路也关闭了5个小时，造成许多代表没有及时赶上开幕式。谁知在会议闭幕的当晚，我们又遇到了这样的恶劣天气。

那是2月3日凌晨1点多，等我和同伴老王向北京传送完卫星新闻，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两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经济界名人转眼之间像兔子一样在冰雪的世界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个孤独的“雪人”在空旷的大街上游逛，满天的飞雪像一群

调皮的孩子围着我们跳呀、转呀，一会儿就把我们的摄影包给“藏”起来了。

终于一辆套着防滑链的红色汽车眨着一对发光的大眼睛从远处开来，两位“雪人”立即使劲招手，满身的雪花顿时哗啦啦洒落一片。然而“大眼睛”目不斜视，放了一个臭屁，扬起一片白雾，转眼就消失在远方。

“今晚我们俩看来惨了，明天达沃斯的报纸头版头条看来不会是达沃斯论坛闭幕的消息，而是两个报道达沃斯会议的中国记者冻死在达沃斯街头的新闻。”我在雪地里无奈地说：“从达沃斯到我们旅馆所在地克洛斯特走 17 公里的雪地山路我倒不怕累，就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突然看见一男一女正一脚高一脚低地摸向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停车场，我不失时机地紧紧跟了过去。

停车场里与其说停的是汽车，不如说堆的是一个个厚厚的大雪包，一米多深的大雪已经埋葬所有的车辆，这一男一女一会儿看看这个雪包，一会儿又使劲地在另一个雪包后面刨了一个大洞，看看车牌是不是。结果还是女士机灵，只见她找准一个大雪包，在后窗户的位置挖了一个猫洞，并用手电往里一照，高兴地用德语叫了起来。接下来，那位男士像雪雕专家一样，在大雪包前后左右地忙碌，终于“炮制”出一件崭新的奔驰汽车。我上前问男士是不是可以搭一下他们的车，男士一耸肩膀说，他要去的地方和我们不在同一个方向。

大雪还在下个不停，眼看手表上的指针已经到了凌晨 2 点，就在我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一辆高大的旅行车快速地驶进了雪包场，还没有等到它停稳，早已等急了的我上前一把拉开了车门，把里面的司机吓了一跳。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这就是一辆出租汽车，司机说，他正准备把车停在这里收工回家。司机见我冷得哆哆嗦嗦的样子，他一歪脖子说“上来吧。”

跳上旅行车，真是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可惜司机不是女

士,否则我一定会搂住他亲几下。

从达沃斯到克洛斯特一路都是下坡,厚重的丰田旅行车压得积雪吱吱嘎嘎直响。右边是山体,左边是悬崖,许多地方的原始森林的松树梢好像就要触到车轮了,我看到旅行车的时速表指向60公里,吓得我紧张地握着前面的扶手。单手扶把的司机见我一脸恐怖,拍了拍方向盘对我说:“放心,这是丰田巡洋舰,特别适合雪地行驶。”

盘山公路像雪橇比赛的甬道,道路两边的积雪足足有一米多高,我们乘坐的“巡洋舰”尤其说是在道路上行驶,还不如说是在雪沟里航行。

司机问我说不说德语,我说不会。我问司机是不是德国人,司机说不是。我又问他是不是瑞士人,他也说不是。我奇怪地问他:你在瑞士开出租汽车,不是瑞士人还能是哪国人?司机说他是南斯拉夫人。我问他是怎么来到瑞士的?司机说是出来打工,但父母、妻儿和两个姐姐都生活在贝尔格莱德以北八十多公里的诺维萨德。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南斯拉夫人,也第一次听说南斯拉夫有诺维萨德这么一个地方。

我问他在瑞士生活得如何,司机说每月的收入还是可以的,可他就是不喜欢这里。我问他为什么?司机说,这里的人和这里的天气一样,对人非常冷淡,根本不像在南斯拉夫,要不是为了多赚些钱,他早就想回去了。我看他的确是一脸无奈的样子。

汽车拐过一个山口,我问司机是否知道北约要求南斯拉夫签署一个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和平协议?司机说知道。我问他南斯拉夫会不会签,司机说不会。我问他为什么?司机说,这是因为西方要求南斯拉夫出卖自己的领土。我问他是否喜欢米洛舍维奇总统?司机说,他非常喜欢米洛舍维奇,他认为米洛舍维奇就是铁托第二,因为他对西方非常强硬,很有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的性格。

南斯拉夫籍司机那健谈的样子,让我觉得好像在异国遇到了咱北京神侃的“的哥”。西欧的出租汽车司机一般都与乘客保持距离,比利时、德国和北欧国家出租汽车副驾驶位置一般不允许坐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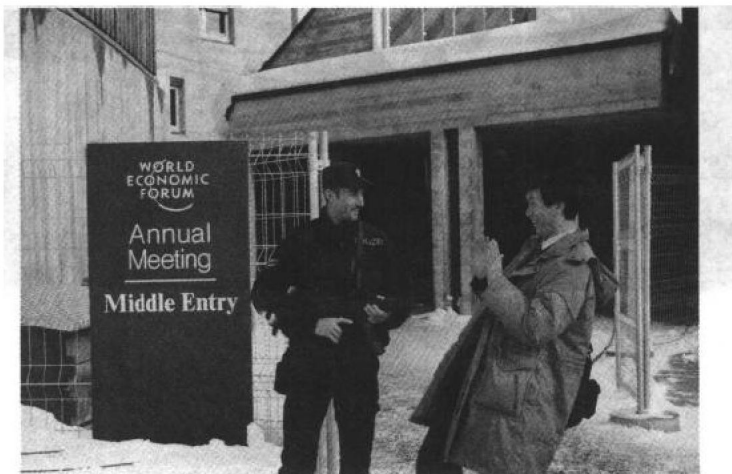
人,至于英国的出租汽车,乘客和司机之间是有玻璃隔开的。我在欧洲当驻外记者多年,很少遇到愿意主动与客人攀谈的出租司机。

我告诉司机,1月30日,北约常设理事会授权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在六国联络小组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发布对南斯拉夫的空中打击命令。北约已经在亚得里亚海集结了大批军事力量,并已命令大约两百架轰炸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司机听后重重地敲了一下方向盘说,美国人太霸道了,它依仗自己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处处以世界警察自居,动不动就对别国发出武力威胁。他说,现在南斯拉夫已经到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地”。

这位南斯拉夫籍司机一连用了四个“非常”,以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说到中国,这位司机脸上马上出来出现了高兴的神情,他知道中国有一个和铁托一样伟大的人物叫毛泽东。他说,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是南斯拉夫人的好朋友。说着,我用仅会的几个俄语词汇和司机连说带比划地交流起来,虽然这些词都难以连成句子,但两国一段相似的经历使我们彼此都能明白对方所要表达的含义。

谈话中,不知不觉到了克洛斯特镇我们住的弗里纳饭店,我一看计价器上为63瑞士法郎。



“别开枪!我是 CCTV 记者”

刚把摄像器材搬进饭店，我又追出门去，因为我忘了问司机叫什么名字。好在门口积雪太厚，司机正在使劲地调头，他探出脑袋来大声说道：佐兰。

佐兰开车走了，我一直目送他远去，要是今天没有他，我们这两位“冰山上的来客”。虽说还不至于变成冰雕，但很难说要在风雪中徘徊多久。是热情的南斯拉夫籍司机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搭救了我们，把我们一路送到了温暖的大本营。与佐兰虽然相处不到一个小时，但我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彼此共同感兴趣的语言，在这位朴实的南斯拉夫籍司机身上，我看到了塞尔维亚人乐于助人和开朗的性格，也正是这十分肤浅的感性认识，奠定了我这位冰山上的来客对塞尔维亚人的第一印象。



终于弄明白这辆车为什么叫“面包”车

第二章

被豺狼围困的城堡

1999年2月6日，法国朗布依埃

2月前后，科索沃局势不断吃紧，美国和北约不断对南斯拉夫发出战争威胁，根据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联络小组在伦敦发表的声明，科索沃冲突双方必须于2月6日前重开谈判，并在7天内结束谈判，达成“允许科索沃实现实质性自治的协议”，否则冲突双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

从巴黎出发，沿着凡尔赛的路牌西行70公里便是朗布依埃。1919年初，我的本家、也是我上海嘉定的同乡前辈、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就是在这里拒绝在西方列强出卖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从而在近代中国的外交史上第一次对西方列强喊出了“不！”。斗转星移，80年后的今天，顾家晚辈又经过了当年被列宁称之为“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的《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地，作为一名中国电视记者，我将目睹在20世纪末，西方强国将如何逼迫一个弱小国家签署新的《凡尔赛和约》。

朗布依埃周围都是丘陵和森林，这里气候多变，往往是巴黎市中心阳光灿烂，而这里却是雨雪交加。

镇中心的高地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教堂，从教堂顺坡而下穿过步行街就是朗布依埃城堡。

在法国，凡是有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就有教堂；而有历史背景、有文化的地方就有城堡。

顾玉龙·CCTV